

中山狼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明 康海

中山狼

(明)康海著

剧 情 简 介

战国时，晋赵简子狩猎中山，射中一狼，狼负箭逃遁。墨家学派的东郭先生跨着青驴，负着书囊前往中山求取功名。东郭先生一路观景而来。正是暮秋时候，古道垂杨，晚鸦鼓噪，夕阳西下，雁落平沙，尘埃飞扬处，走出一队狩猎队伍。东郭先生正凝视间，一只负箭的狼窜到前面。东郭先生正胆战心惊，狼却开口向他求救了。东郭先生怕耽误功名，起先不肯。狼恳求说：“昔日有个隋侯救蛇，后来衔珠为报，蛇尚如此，俺狼比着蛇更有灵性哩。”它表示日后一定不忘报答。东郭先生尚有犹豫，怕触化赵卿，自身招祸，狼又苦苦哀求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您见死不救，咱在九泉之下，不怨赵卿，则怨着您！”话说到这里，东郭先生又想到墨家以兼爱为本，便把图书取出来，让狼躲到书囊里去。

不一会儿，赵简子率众追到这里，见没了狼的踪影，便问东郭先生可曾看见。东郭先生谎称自己根本不管什么狼奔鼠骇。赵简子拔出剑来砍车辕，说：“东西南北，兀谁的隐讳了狼的去向，把这车辕儿做个赛例者。”东郭先生暗自吃惊，嘴上却还花言巧语，说自己来到这个三叉路口，尚不知哪条路往中山去，而况多歧亡羊，狼比羊要机灵多了，到哪里去寻呢？赵简子说：这狼将远逐食，必先把身儿倒立以卜所向何方。千禽万兽，自然蹲聚，所以狩猎，最喜得的就是这狼。东郭先生说，那你去问猎人好了，何苦死死缠住我这陌生人不放。赵简子大怒，按剑道：“你看俺这口剑，吹毛也似快的，你敢试着它么？那中山狼分明是你藏下，却恁的巧言令色、胡乱支吾！”说着便吩咐从人把东郭先生的囊儿打开。事到临头，东郭先生决意瞒哄到底，他说，那狼是活的，那囊儿为何不动？狼有头有足有四足，这小小的囊儿如何藏法，打开囊儿不要紧，却颠倒了俺的书。赵简子又说：“你要知道狼乃是凶猛之兽，却为何百般为它隐瞒欺骗？”东郭先生答道：“俺虽愚蠢，岂不知这狼的行径，它性极贪狠，助豺为虐。您若除了这害，俺便当微劳相助，怎的倒隐讳它踪迹？”赵简子见他说得至诚，就吩咐众人不必检查他的书囊，放他而去。

东郭先生赶快前走，听听车马声走远，赶快放出狼来，而且替它拔出了箭镞。谁知狼出来后对他说：虽然先生救了命，但现在肚儿饥了，“先生可怜见，把您来充饥吧！”说着就向他猛扑过来。东郭先生指责它忘恩负义，狼却说，你把俺缚在囊里受苦，又说了俺很多坏话，怎的不该吃您！说毕，又恶狠狠地猛扑过来。东郭先生见狼不甘罢休，只得对它说：“常言道：若要好，问三老，我与你去寻着三个老者，问你该不该吃，若他们说是该吃，我便死也甘心。”狼表示同意，和他一起去了。

第一个他们去问了一株老杏树，杏树说：我养老圃一家三十年，如今我老了，老圃却要把我锯掉出卖。人如此负心，该被狼吃掉。

第二个问了一头老牛，老牛说：我做牛犊时养了老农一家，现在我老来力弱，老农却要将我杀掉。你对狼有什么恩呢？该被吃掉！

狼早急不可待了，又要扑来吃他。东郭先生连忙说，有言在先，还要问第三个老者。刚巧有个持藜杖的老人走来，便一起上前动问。

老人一听，怒以藜杖向狼击去。狼强辩说：他将我装在囊中受苦，又说了我很多坏话，假意儿救我，实际上是害我。老人说：不知你们谁说真话，如今依旧再做一遍让我看看。狼如言照办，东郭先生依旧把囊口扎起。这时老人对东郭先生说：还不赶快下手把它杀掉！东郭先生忽又不忍，老人说：这般负恩的禽兽，你还不忍杀害。这一念的仁心，使你做了个愚人呵！东郭先生答道：世上负恩的很多，何止一个中山狼呢？老人说：先生说得很对。世上人，负君的反受朝廷大禄；负亲的不报其恩；负师负友的，皆忘旧恩如同路人，这些人都是中山狼呵！东郭先生听后，忽有所悟，便拔剑一下把狼刺死。

白话故事

一、暮秋出行，东郭遇恶狼

这是暮秋的一天，晋国正卿赵简子与诸随从牵着猎犬，驾着猎鹰，浩浩荡荡地来到中山地面打围。

赵简子将这几百名勇武强悍的士卒排成一字长蛇阵，准备从山的南面往北面追剿包抄，将猎物赶到北面的大峡谷内，要一个个赶尽杀绝，片羽不留。随着一声令下，顿时锣鼓喧天，杀声动地，再加上马鸣声，狗叫声，合着动物的惊叫声，草木的簌簌倒地声，各种声音混成一片，响彻云霄，好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围剿！长蛇阵密不透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山顶席卷而去，顿时惊得丛林中飞禽乱窜，走兽狂奔，一一都落入了猎手们铺开的巨“网”。到得山顶时，赵简子忽然发现一条羸瘦的老狼正在往山下逃窜。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弯弓搭箭，瞄准目标，“嗖”的一声射去，不偏不倚，正射中老狼的屁股。那狼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它翻着蓝色的眼睛，回头看见山上那些明晃晃的刀枪剑戟正铺天盖地地朝自己涌来，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顿时忘记了身上的疼痛，从地上一跃而起，带着箭没命似地朝山下的大路口跑去，一眨眼的功夫，便逃出了猎手们的眼睛。

赵简子带着几百名士卒，全力追杀这条带箭的老狼。因为只要捕到了这条狼，就算是今天最大的收获了。因此他放弃了对其它猎物的围剿，集中兵力专门来追捕老狼。他带着士卒赶到狼中箭的地方，却只见一团血迹，不见了老狼。他煞是惊奇，恼怒地说：“哼！好狡猾的老狼，竟敢戏耍起我来了！我看你往哪儿跑！”他将手向后一挥，一声令下，“搜！”

且说这时山下的盘山路上，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骑着一头同样瘦骨嶙峋的

毛驴，身上背着一个沉沉的布口袋，慢悠悠地往山上走着。老人看上去十分憔悴、忧郁、苍老，他不时挥动一下手中的鞭子，看一眼远处的景致。远山萧瑟的秋景和山那边血红的残阳，似乎更增添了老人心中的郁闷与苦涩。他不敢看久了，便又垂下头去连连叹息。这位踽踽独行的老人是谁呢？暮色苍茫，他要行向何方？

这老人名叫东郭先生，是当时著名哲学家墨子的忠实信徒。他一身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信守着墨家关于治国、修身的信条，认为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都应该无条件地互相怜爱；人，就应该具有一种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情愿牺牲自己利益的精神。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样，特别是那些掌握着一国之权的君王能够做到这样，哪里还会有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残酷战争？没有战争，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业，早耕晚织，那该多好啊！为了做到怜爱他人，对自己就应该严格要求，生活应该尽可能地俭朴，衣服只要能遮住身体、防御寒冷就够了，不必讲究漂亮、舒适；食物只要能填饱肚皮就行了，何必追求美味、可口！音乐与歌舞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应该取缔！死了人披麻戴孝大办丧事，也是一种浪费，应该禁止！如果普天下的富人都能做到这样，又哪里还会有饿死冻死的穷人呢？

东郭先生坚信这一套哲学是最能救国救民、济世安邦的。为了救民水火，解民倒悬，东郭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北闯燕赵，南下荆楚，东奔吴越，西走秦晋，四处游说，八方劝阻。他脚板磨出了好几层老茧，嘴唇也磨去了好几层厚皮，甚至连头顶也渐渐光秃了，可是仍然没有哪一位君王肯接受他这一套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东郭先生真不明白，那些个遍地开花的诸侯国，为了图王谋霸，便不惜伤害百姓，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像蚂蚁一样排成战阵，互相厮杀，彼此格斗，这对老百姓究竟有什么好处？唉！他们只不过为了自己能够称孤道寡、为君为王而已！可他们哪里知道，一旦失败，自己的精力白费了不说，还将沦为寇盗俘虏，受尽羞辱，餐刀饮剑，落得个身首异地，死无完尸，这又何苦呢？东郭先生真想不通！想不通就不想它吧，让他们去没完没了地厮杀得了。东郭先生又开始对自己几十年来四海为家、八方漂零、朝奔暮走、受尽冷遇的生活进行反思，不由得也生出一种自嘲与自讽：自己又究竟为了什么呢？自己既然无力回天，又何必再这样苦苦营求呢？可这种念头在东郭先生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一想起墨子老师的教诲，一想起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他便又对自己的信念与理想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他还要做最后的努力。这不，今天他又背起书囊，骑着那匹跟随他走南闯北多年的毛驴，要到位于晋国与燕国之间的一个小国——中山国去碰碰运气，希望那个大山里的小小国君能够接受自己的治国良谋，从而实现自己济世安邦、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可东郭先生一想起以前走南闯北所受到的冷落，心头不由得又生出一种悲凉。满目萧瑟的秋景，又触动了他的人生迟暮之感。他悲哀地想，自己也正如这暮秋草木一样，已近桑榆晚景了，将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游说诸侯，拯救苍生；建功立业，成就功名的宏伟抱负，眼看着也将成为泡影。一想到这里，东郭先生便不由得叹息不已，不知不觉眼睛里便噙满了泪水，扑簌簌掉在长袍上。

东郭先生这样一路叹息着，悲哀着，无精打采地往北走着。走到入山处的一条岔路口，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把他从沉思和伤感中惊醒过来。他猛然抬头一看，只见山上旗帜飘扬，硝烟弥漫，鼓声震天，杀气腾腾。

“哎呀，不好！山上如何两军厮杀起来了？”东郭先生心头一惊，紧紧地伏在驴背上，半天不敢抬头。

东郭先生惊魂稍定，慢慢抬起头来环视一下四周：此处正是入山的一个路口，往东往西都是山路，山下面便是光秃秃的荒岭了。连个藏身之地都没有，怎么办？东郭先生两手紧紧拉住缰绳，又战战兢兢地向山上望去，只见兵马忽腾腾地冲杀，像风驰电掣一样朝山下卷来，急嚷嚷的吵闹声，扑刺刺的喊杀声，似雷轰炮打，如天崩地塌，好不热闹！可东郭先生看着看着，渐渐开始感到纳闷：既然是两军交战，如何不见对方的旗帜与士卒？于是他又按住驴子慢慢细看，只见鹰飞狗走，逐禽追兽；戈矛并举，直射豕狼；山上狐兔狂跑，鸦雉惊飞。

“哦，这哪是打仗，原来是哪位将军在此打围狩猎呢！”东郭先生恍然大悟，如释重负，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

“既然没什么危险，我还是赶着这毛驴，慢慢往前走吧。”东郭先生喃喃自语着，又开始策驴前行。

刚走了几步，忽见一条大狼从山路的转弯处飞奔而下，直朝他跑来。

“哎哟，哪里跑来这么大一条老狼，吓死我了！”东郭先生吓得魂飞天外，险些从驴背上栽下来。他紧紧地缩在驴背上，战战兢兢地直打着哆嗦，根根汗毛都竖起来了，心里惊恐地想：“完了完了，我这把老骨头，今儿只有喂这条饿狼了！这荒山野外的，有谁来救我呀？”他这样想着，缩着头半天不敢往前看。

可那条狼并没有吃东郭先生的意思。它正是被赵简子射中的那条狼。它机灵地避过赵简子的目光，没命似地滚下山坡，跑到路上，见山下都是光秃秃的荒岭，无处藏身，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地想道：“完了完了！我今日要死在赵简子手里了！”

它正惶恐地寻找着藏身之所，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的山路上一个面黄肌瘦的老人骑着一匹毛驴正朝山上走来。它实在无路可走了，只得大着胆向这老人走来碰碰运气。它几步跑到东郭先生的毛驴前，后腿赶紧往地下一跪，前面两条腿

便做出人作揖的样子，向东郭先生拜了两拜，眼眶里扑簌簌掉下几滴眼泪，声音凄凉地说：

“救苦救难的好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扶危济困、行侠仗义的大好人。我也不是那种吃人的恶狼，您不必害怕。我今日无缘无故被赵简子射了一箭，只得忍着疼逃命。他如今正在穷追不舍，我的命危在旦夕。望先生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救我一命吧！”

东郭先生听了老狼的话，愣了愣神，心中想道：“这狼怎么说起人话来了？莫非它真是那种有灵性、通人情的动物？”他大着胆子抬头看了看那狼，见它屁股上果然插着一支箭，伤口还在直流血呢。东郭先生不由得生出一种恻隐之心。可东郭先生毕竟知道狼是吃人的动物，他不敢轻易相信狼的话，更不敢冒然救它。于是他用严峻的目光与老狼哀求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冷冷地说：

“你好不识相呀！我要到中山去游说君王，搏取功名。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我急着要赶路，哪有功夫来管你这闲事！你快逃走吧，我救不了你！”

“老先生，您竟这样狠心，不肯与我行个方便么？”老狼哀求着，开始对东郭先生实施攻心战。“您知道么？过去有一个叫隋侯的人，他救了一条受伤的大蛇，后来那蛇便口衔一颗大宝珠来报答他。这颗宝珠就是价值连城的‘隋侯珠’。那蛇还知道感恩图报，我们狼比蛇更有灵性呢。今日事情危急，我死在旦夕，望先生可怜可怜，赶紧设法救我一命。先生的大恩大德，我将终身不忘。我日后也一定做一个隋侯珠那样的宝贝，来报答先生。先生，您行行好吧！”

东郭先生当然知道隋侯救蛇的故事，他也觉得狼的话确实有道理。这倒并不是他贪图狼的报答，而是因为他从内心真正地觉得，人是应该有一点恻隐之心，也应该积一点阴德的。他的心开始有点活动了。可他一想到今天打猎的是赵简子，这个恶煞星不好惹，于是他又连连摇着头说：

“狼先生，你不要说了。那赵简子是晋国炙手可热的上卿，谁敢触犯他！我要是救了你，便得罪了他，太岁头上动土，那祸事不知有多大呢！哪里还敢指望你感恩图报！”说完便要策驴前行。

老狼一边鸡啄米似地连连叩着头，一边又用前爪抹了一把眼泪，苦苦哀求着说：“先生可怜可怜我吧！”见东郭先生还是不为所动，他眼珠骨碌一转，又开始新的攻心：

“先生，我死了不打紧，只可惜先生的名声从此就要遭到损害了。先生不是常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今日您见死不救，谁还会相信您一生以兼爱为本、慈悲为怀的话呢？又还有哪个君王能相信您能拯救苍生呢？”他见东郭先生沉默地低下了头，便又加大了嗓门，“先生，今日是您狠心不救我的呀！我一旦死于赵简

子之手，我在九泉之下也不怨赵简子，我只怨您这个见死不救的狠心人！”

东郭先生被狼的一番话说得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这老狼说的也确有道理。我们墨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兼爱，就是对人对物都要无所不爱。我若不救它，便背离了我们墨家的宗旨。”可他转而又想：“这狼分明是吃人的动物，我怎么能救它呢？”他心中这个结老是解不开。看着眼前这条可怜巴巴的狼，他的恻隐之心不禁又油然而生。“我究竟该不该救这条可怜的狼呢？”东郭先生反复以口问心，又以心问口。他埋着头沉思了一会，心头略有所动，但又犹豫不决，便试探着说：

“老狼，我本想救你一命。只是你们狼类凶狠成性，饿了便饥不择食，连人也吃。我还不知你以前吃过多少人呢。我若救了你，岂不成了狼的帮凶？这可不符合我们墨者以兼爱为本的规矩。”

老狼听了，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老先生，您这真是冤枉我了！我们狼类虽然也有吃人的，但那也只是少数凶恶成性的败类。就像你们人类也有少数恶人专门谋财害命、杀死好人一样。我可是从来也没有吃过一个人。我虽然身为狼类，可我也是个虔诚的墨子信徒呢。我从来不沾带血腥味的东西，平时只是吃些草叶树木充饥。您不信？您看我瘦得这样皮包骨头，不就是证明么？我要是常吃人兽，怎么会这般羸瘦呢？”

东郭先生的心终于被打动了。他完全相信了狼的话，也被狼的一番道理折服了，于是便拍了拍大腿，毅然决然地说：“罢，罢，罢！哪里不是积德处！我看你确实像一只不会吃人的狼，今日就拼着这条老命救了你吧！”东郭先生环视了一下四周，又犯起了难，“可是，这荒郊野外的，又没有个人家，我怎么救你呢？”

东郭先生搔了搔脑袋，眼睛四处搜寻着。忽然他一拍大腿，高兴地说：“有了！我这里有个装书的口袋，我把里面的书拿出来，你就委屈一下，钻进口袋里去暂时藏一下身吧。”

“多谢先生搭救之恩！”中山狼看到有一线生机，便忽地站了起来，“请先生动作快些吧！赵简子的人马就要追过来了！”

东郭先生赶紧从驴背上跳了下来，卸下书囊，把里面的书全倒在地上，张开口袋，让狼赶紧往里面钻。可这口袋实在太小了，装不下这么一条枝枝丫丫的狼。狼的前身钻进去，屁股和尾巴却露在外面；让屁股先进去吧，前腿和脑袋又塞不进去了。东郭先生和狼反复试了好几次，总是难以把狼整个儿装进去。眼见得山上的喊叫声越来越近了，东郭先生更加心慌意乱。心里一急，手脚也就越加不听使唤。这时狼还一个劲儿催促道：

“先生，您动作快些吧。赵简子的人马眼看就要到了！”

东郭先生也没好气地说：“你不见你身子这么大，我这囊儿又这么小，装你不下，我有什么法子？”他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甩下了口袋。

中山狼见形势已万分紧急，刻不容缓，吓得浑身直哆嗦，结结巴巴地说：“先……先生息怒，事已至此，我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我就把四条腿缩起来，尾巴夹着，脑袋弯着，身子蜷成个团儿，您再帮我一把，使劲往口袋里一塞，不就进去了吗？然后您再用绳子系住布袋口，将我驮在驴背上，不就藏起来了么？先生，您再小心试一试吧。”

老狼说着，早已将腰像虾米似地一弯，四肢蜷成了一堆，尾巴和头都蜷到了肚皮底下，活像个刺猬一样，瓮声瓮气地说：“先生，快些动手吧！”

东郭先生赶紧又张开布袋口，对准狼使劲往里一套，还真行，这狼果然就大体上套进去了。东郭先生再使劲往里推了推，又提起口袋抖了抖，狼就实实在在装进去了。然后东郭先生赶紧从地下捡起绳子，拴住口子，又哼哼哧哧喘着粗气，将口袋扛到驴背上，横着驮好。驮得稳稳当当了，又急忙拾起地上的图书，塞进袖兜里。然后把驴子牵到路边的一棵树旁拴上，一屁股坐了下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中山狼说：

“如今好了，我终于把这条可怜的狼给藏起来了！狼呀狼，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一会儿赵简子的人马来了，若能瞒得过去，救得了你，你也不要欢喜；要是瞒不过去，救不了你呀，我也要跟着你遭殃哩，你可不要怨怪我！”

中山狼蜷缩在口袋里，连大气都出不去，哪里还顾得上答应东郭先生的话？它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二、一番陈辞，巧瞒赵简子

东郭先生刚把驴子拴好，便急忙坐了下来，边歇息边思考着应对赵简子的言辞。他表面上虽然装着没事儿似的，其实胸口像揣了一头小鹿，蹦蹦直跳得慌。他想：这赵简子不知能不能瞒得过去？今天这场事不知是祸还是福呢。中山狼啊，你今儿真把我给坑苦了！但事已至此，我也只得巧言应对，极力回护了。

东郭先生这么七上八下地想着，那边赵简子已经下了山。他指挥着手下的士卒搜遍了整个山麓，都不见狼的踪影，心中极为纳闷：“这条老狼分明被我一箭射中了的，怎么一下就不见了呢？奇怪！”他走到路上，远远看见山底下入山口路边拴着一头毛驴，旁边坐着一个看上去有点呆头呆脑的老人，心想：他一定见到这条狼了！便迅速登上战车，右手用力朝后一挥，命令说：

“小的们，快跟上！待我去问问那个傻老头。”随着他一声鞭响，车轮便轰隆隆向山下滚去，几百名威风凛凛、虎头虎脑的士卒也齐整整地冲了过来。到得东郭先生面前，赵简子呼地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几步，厉声问道：

“喂，傻老头，你在这树下歇息，可曾见到一条带箭负伤的狼从这儿跑过？”

东郭先生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站起来向赵简子拱了拱手，有礼有节且柔中带刚地说：“将军，老夫是一介书生，从青壮年起便书剑飘零，四海为家，行无定止。我也曾敲遍了红楼大院之门，受尽了他们的冷遇白眼。只是我想自己也曾饱受了十年寒窗之苦，学成了满腹经纶，一肚诗书，一心想要一举成名天下知，因此也就隐忍下来。今日在这荒郊野外得遇将军，我还满以为自己遇上了周文王在渭水之滨千里寻访姜子牙那样的美事呢。没想到将军却问什么狼呀狗的。对不起，老夫可没留神这些！”说完便气呼呼地把头偏向一边，回敬了赵简子一个白眼。

赵简子也不是那么好得罪的。他是一介武夫，素以勇武强悍、刚烈暴躁闻名，岂能容忍这位陌生的呆老头抢白？只见他脸色往下一沉，声色俱厉地说：“嗯？你这呆老头，竟敢跟我装起糊涂来了！你劈里啪拉胡言乱语说一大通，尽说些废话！谁问你的来历来着？你听着：我是赵简子。我今日到这中山打猎，下山时看见一条老狼逃窜，我迅速拈弓搭箭，一箭射中其股，那狼应弦而倒。不料待我赶上前去看时，那狼却拖着我的箭逃掉了。我带着士卒搜遍了半个山坡，也不见那狼的踪影。我到得山下一看，只有这一条路可以下山，我想他一定是从这条路跑下来了。你就坐在这个路口，怎么会不见它跑过来呢？”说到这，便“嗖”的一声抽出宝剑，“你看着我这把宝剑，”他瞅着战车上的一根车辕，挥手一剑，车辕顿时变做两段。“看见了么？谁要是隐瞒狼的去向，不肯告诉我，这车辕就是他的榜样！”

东郭先生见这阵势，吓得心里有些发怵，不敢硬顶以触犯虎威，便满脸堆笑地说：“将军请息雷霆之怒，听老夫慢慢说来：老夫昔日在寒窗下苦读诗书，学成文武艺，一心要货与帝王家。因此便奔走四方，求取功名，如今正要到中山国去。来到这个三岔路口，正不知该往那条路走，因此便坐下来歇息一下，想等个过往行人，问问路径。我自己尚且迷了路，不知方向，怎么能给将军指引路径呢？”

“我问你看见一条带箭负伤的狼从这里跑过去没有？谁让你指路了？！”赵简子怒气冲冲地说。

“哦，将军是问一条狼么？”东郭先生又拐弯抹角地说：“将军，您别急，且听我慢慢讲：我听得古人说，‘大道因多歧而亡羊’，就是说岔道一多了，就容易走失羊。您想，羊是多么驯服老实的动物，一个小孩儿便可看住它；可是岔道一多，它也会迷失路径，到处乱走，叫人寻找不着。这狼是多么狡猾凶狠的家伙呀？它不

能跟驯服老实的羊比吧？它怎么会守着一个地方不动呢？再说，这中山的岔道这样多，哪一条小路间道狼不能跑？哪一丛密林深草狼不能藏？它怎么会跑到这光秃秃、无处藏身的大路上来自寻死路呢？将军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却怎么一时糊涂，跑到这官道大路上来寻找一条狡猾的狼呢？这不等于爬到树上去找鱼，守在树桩等着兔子来撞死么？将军何以糊涂至此？”

东郭先生一席话，还真把赵简子说得哑口无言。他放松了一下绷紧的脸，口气缓和地说：“老先生，我不知你是读书之人，刚才态度有些粗鲁，多有冒犯，望老先生多多包涵。您不知道，这狼有个特性，每当它去远处寻觅食物时，总要先把身子倒立起来，以预卜该去的方向；千禽万兽，果然也就在那个方向聚集。因此我们打猎的人，都想捕住一只活狼，用来做打猎的向导。老先生既然不知道这狼的去向，也就算了。”

东郭先生见赵简子口气缓和下来，暗自庆幸自己的随机应变，语言善辩，蹦蹦跳跳的心总算平静了些，嘴里却又不冷不热地嘟噜着说：“掌管山林畋猎本是虞人的职责。您不见了中山狼，怎么不去问问他们，却来跟我这个行路之人动气使粗，我有什么罪过呢？”

赵简子见东郭先生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一个劲儿数落自己的不是，心中很是不快。试想，这赵简子是什么样的人，在晋国连君侯都不敢当面说他的不是，怎能容忍一个陌生的老头当着他几百部下的面数落自己？顿时他气得怒火中烧，举起那把宝剑，盛气凌人地说：“嗯？你说什么？你看着我这口宝剑！我只需轻轻吹根毛儿过去，那毛立即就变做两截。你莫不是想试一试我这口剑吧？那中山狼分明是跑到你这儿来了，你把它藏起来不说，还这般巧言令色，胡乱支吾！哼，你休想蒙混过关！”

赵简子这么说着，开始重新审视眼前这个老头。他的目光从东郭先生身上移到了驴背上。他紧紧盯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布囊，象发现了什么似的，下令说：“小的们，把驴背上那个囊儿给我取下来，打开看看！”他用威严的目光盯着东郭先生，“要是搜出来了，哼！我决不饶你！”

东郭先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上，急得直打颤。可东郭先生毕竟是一个久闯江湖、见多识广的老先生，学会了镇静沉着、内紧外松的本事。他迎着赵简子凶狠的目光，慢慢走到驴子身边，摸着那个布袋，若无其事地说：

“将军，这是我的书囊，里面装的全是书。那狼可是活的，它要是在里面，怎么会一动不动呢？再说，狼有头有尾，还有四只爪子，叉七叉八的，我这么小小的一个囊儿，怎么装得下？”他拍了拍布囊，“您要打开看也没什么要紧，只可惜遭践了我的书；又白费了你们一番手脚，你们要找的狼，不知又跑去多远了呢！”说完，东

郭先生摊开两手，示意让军士们来取囊。

赵简子虽然又被东郭先生的话说得有些心动了，可他嘴里仍不肯放过，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样花言巧语，看你就不是个老实人，谁会相信你的话！你难道不知道狼是最凶猛的野兽，饿了便要吃人的？你为何这样苦苦为它隐瞒回护呢？”

东郭先生忙接过赵简子的话，说：“将军，您这话说对了。我虽然愚蠢糊涂，难道竟不知道狼的本性么？它又贪又狠，助豺为虐，与狈为奸，人人都对它们深恶痛绝，只希望把它们赶尽杀绝。将军您若是能够除掉这害人之物，老夫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替狼说话，把它隐藏起来呢？笑话！笑话！”东郭先生边说边摇头晃脑，“哈哈”大笑起来。

赵简子想了想，觉得这老头的话也有道理。他看得出，这个老头属于那种口上头头是道、实际却并无经世济民之才的迂腐书生。可他想，这老头即使再迂腐，也不至于人兽不分，善恶不明吧？再看他那副谈笑自若、泰然无事的样子，更不象个心里有事的人。这么想着，他便彻底消除了对东郭先生的怀疑。于是他对手下人挥了挥手，下令说：

“小的们，不必打开囊儿看了。这老头既然不晓得中山狼的去向，就放了他，让他走吧。”

东郭先生连忙弯腰拱手施礼，嘴里连声说：“多谢将军！多谢将军！”说着便解开驴缰绳，跨上驴背，不紧不慢地走了。

赵简子一直目送着东郭先生，见他走远了，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便下令说：

“小的们，那个呆老头子走远了。找不到中山狼，我们也回去算了罢。”

三、刚脱险境，恶狼即忘恩

东郭先生刚离开赵简子的视线，转了一个弯，便使劲鞭打驴子，想让他飞快地跑起来。他虽然已经脱离了赵简子之手，可心里其实一点也没放松下来，生怕赵简子看出破绽，再追上来。可这头毛驴偏偏要与他作对，叫它快跑，它偏偏不肯跑，随便怎样鞭打，它总是不急不忙、不缓不慢地走着，急得东郭先生万般无奈，只得低声下气央求着说：

“我的好驴儿，你就是我套金鞍、戴玉勒、披绣垫、挂红缨的龙驹骏马，我求求你，求你快些儿挪动脚步吧！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好慌哩。我把中山狼盛在书囊里，刚才险些儿被赵简子看出破绽，要不是我及时应对，差一点就要露馅哩！哎呀！好侥幸！好侥幸！我这时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哩。驴儿啊，你就快些走吧！”

东郭先生这样心惊肉跳地走了一阵子，才敢回过头去看一看。见赵简子的人马已经风灭尘消、无影无踪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儿。他控住驴缰绳，从驴背上跳了下来，摸了摸书囊，象自言自语又象是对着中山狼说：

“不知这中山狼在这书囊里怎样了？怎么一动也不动了？莫不是被箭伤疼死了么？要不就是在囊儿里憋了半天给憋死了？怎么它不吱一声了呢？”

东郭先生正这样纳闷地喃喃自语着，那中山狼在囊中听得清清楚楚，闷声闷气地说：“先生留点神！想那赵简子已经走远了么？我在这囊中被缚得紧紧的，真憋死我啦！我臀上的箭伤，也疼得我要命哩！先生，你快解开囊儿，放我出来吧！”

东郭先生见狼还活着，便高兴地说：“哦，狼先生，你还活着呀，我以为你死了呢。你放心吧，那赵简子的人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如今这里依旧是清秋远树，旷野平芜。你就放心出来吧。”说着，便从驴背上搬下囊儿，慢慢地开始解系紧的袋口。

“先生，你动作不能快点儿么？我在这里面憋得好烦躁哩！”中山狼不耐烦地催促着，口气逐渐变得强硬起来。

东郭先生全不在意。他一边心急火燎地解着绳结，一边不经意地说：“唉，我说老狼，你就急成这个样子么？你刚才在囊儿里呆了半天，也不见吱一下声，怎么如今就一会儿都忍耐不了呢？”说着说着，东郭先生已解开了结，小心翼翼地把狼拉了出来，得意地说：“我放你出来啦。你舒舒手脚，好不自在哩！”

狼趴在地上，头、尾和四肢都盘在一堆，活像条盘成圈的蛇一样；屁股上血迹斑斑的，那支锋利的箭头还牢牢地插在肉里。狼出得囊来，先睁开眼睛看了看，然后才伸了伸脖子，抬起前腿，便要站起来。突然，它“哎哟”一声，又栽倒下去，屁股上的箭伤，疼得它直掉眼泪。

东郭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同情地说：“来来来，你别动，我替你拔了这箭头。”说着便小心翼翼地拔出箭头，又从身上取出一包应急用的外伤药粉，敷在狼的伤口上，“好啦，呆会儿就不疼了。”

中山狼躺了一会，果然觉得伤口不那么疼得厉害了，便又试着慢慢站了起来。他慢慢活动活动脖子，伸了伸腿，甩了甩尾巴，又试着走了几步，觉得果然全身伸展自如了，便对着东郭先生点了点头，假惺惺地说：“好侥幸！好侥幸！刚才我险些儿死在赵简子手里！老先生，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东郭先生连连谦让，“这是我们墨者应该做的事情。”

狼又在原地走了一圈，突然脸色阴沉地说：“老先生，我有一句不识高低的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东郭先生没注意到狼的脸色，和颜悦色地说。

“唉！”中山狼长长地叹了口气，又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带着哭腔说：“我今日被赵简子追赶，没命似地跑了几十里；又在这囊儿里憋了半天，心头一直紧张得要命。先生虽然救活了我的性命，可如今我肚子饿得直发慌。倘若饿死在这荒郊野外，尸体暴露着，让那些乌鸦啄、蚂蚁抬，还不如让赵简子捉了去，倒也死得干净！”

“那怎么办呢？我身上也没带什么吃的呀？”东郭先生懵懵懂懂地问。

“我的意思是，”狼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露出一脸凶相，“先生救我就救到底吧。先生，你看我受了伤，这时想去捕食也无能为力，怪可怜的。先生是个大好人，你就牺牲了自己，拿给我充饥吧。”

“啊呀！你这是什么话？”东郭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瞪得滴溜圆，大惊失色地说：“我救了你的命，你不感谢不说，反倒要吃我？！”

中山狼哪有耐心听东郭先生废话，它终于原形毕露，抬起前腿，一个猛扑朝东郭先生扑来。说时迟，那时快。东郭先生就势往下一蹲，从毛驴的肚皮下面钻了过去，靠着毛驴挡住身子。他吓得面如土色，身上直冒冷汗，失声惊叫道：“啊呀呀，吓死我了！”

狼绕过毛驴，又扑了过来。东郭先生慌忙又从驴子腹下钻过身去，吓得浑身直打着哆嗦，气喘吁吁地说：“你，你这忘恩负义的禽兽！我救你时，险些儿被赵卿看破，我这性命，差一点断送在他的剑下。我担惊受怕，冒着血海似的干系救了你，你怎么刚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倒要吃起我来了？天下有象你这样负心的东西么？”

狼一面和东郭先生绕着圈子，一面嬉皮笑脸地说：“先生，你不是墨子的信徒么？我听人说，墨家的人最讲求的就是怜爱他人，只要有利于他人，自己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又何惜牺牲自己的一身血肉，救活我一条性命呢？”说着，又一个老虎下山似地扑了过来。

“胡说！”东郭先生赶紧钻到毛驴的另一边，他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悔恨交加地说：“咳！都只怪我有眼无珠，糊涂透顶，一时相信了你的谎言，救了你这天性凶狠暴戾的禽兽！咳，我真是聪明一世，蠢在一时呀！”

东郭先生一边和狼周旋着，一边心急火燎地想：“这荒郊野外的，几十里没一个人影儿，天色又晚了，有谁来救我一救呢？看来，我今日非得成为这中山狼的口中之物了！咳，真是悔之晚矣！我，我怎么会恶狼也存好心呢？”

东郭先生正这么心慌意乱地懊悔着，只听中山狼又在说：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对我存好心，你是好心么？你把我使劲往布囊里塞，差点儿把我的腿都折断了。你又把口袋系得那么紧，憋了我老半天，你不是存心想

憋死我么？你这是什么好心？哼！”它呼呼喘着粗气，又愤愤地说，“你向赵简子说了我一大堆的坏话，什么坏词儿都给说尽了，还说要帮赵简子收拾了我。这都是你的好心么？像你这样心肠歹毒的人，我怎么不该吃你呢？嗯？”狼说着，又将嘴伸到东郭先生面前。

东郭先生气得直拍胸脯，跺着脚说：“嗨！那都是我蒙骗赵简子的话，没想到你如今反倒把它当成口实来谋害我！我一片好心，担惊受怕，捋着虎须救你一命，没想却遇到这样一场恶报。你，你真是恩将仇报，狼心狗肺呀！”

“你还敢说你好心！”中山狼厉声喝斥，“我的肚皮饿得咕噜噜叫了，你快些儿乖乖地给我吃了吧。”中山狼说着，又突然从驴子的屁股后面飞身一扑，张开血盆大口向东郭先生扑来。

东郭先生慌忙钻到毛驴的胯下，失声惊叫道：“天啊！吓死我了！老天爷呀，这都是我的不是了！您长长眼睛，怎生来救我一救？”东郭先生一面靠着毛驴作掩护，躲避着狼的进攻，一面急速地思考着脱身之计。

中山狼扑了几个回合，没有扑到东郭先生，不禁暴躁地说：“你躲，我看你躲到哪里去！你就是躲到天边，也躲不过我这爪牙。我今日不吃你决不干休！”中山狼瞪着两个血红的眼睛，龇着两颗尖利的獠牙，凶相毕露，杀气腾腾。

东郭先生吓得快要支撑不住了，一个劲儿说：“你好负心呀！你好负心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得一个人来救我一救呀？”东郭先生说着，躲着，突然他急中生智，想出一条可以暂时缓冲一下的计策。于是，他低垂着头，捶胸顿足，无限委屈哀婉地说：

“罢！罢！罢！我救了你，你倒要吃我。就算我倒霉，这样的怪事叫我给遇见上了！唉！也只怪我自己糊涂，今日只好自吞苦果了！”

“嘿嘿。”中山狼露出得意之色，冷笑了两声，又抬起前腿要扑过来。

东郭先生忙用手止住它：“你先不要着急嘛。常言道：‘若要好，问三老。’我与你去找三个老者问一问，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要是都说你该吃我，那我死也甘心了！那时我乖乖地伸着脖子让你吃，好不好？”

中山狼想了想，寻思道：“随你问谁去，你这样的傻瓜蛋，谁会说不该吃你呢？再说，这荒郊野外的，你找谁问去？”这么一想，中山狼便勉强同意了，不耐烦地说：

“好吧，我就积点阴德，让你死个甘心，跟着你去找三个老者问吧。只是你动作要快一点，我饿得两块肚皮都贴到一起了呢！”

于是，东郭先生走在前面，毛驴、老狼走在后面，一起寻找三老去了。

四、东郭无奈，病急乱投医

他们走了没多远，中山狼饿得不行，不停地叫喊道：“你看我的运气嘛！走了这么远，连个老人影儿也没遇着。我肚里又饿得慌，口里的馋水早就直往下流呢！”突然，他眼睛一亮，大声惊叫道：“呀，好了好了！你看前面路边不是有一株老树么？你快问问它！”它指着前面一株老杏树，急不可待地命令着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大吃一惊，使劲摇着头说：“这，这是一株老树，半死不活地僵立在路边，我想草木乃无知之物，问它有什么用？”

“你甭管这么多！我问你，它是老的么？”中山狼恶狠狠地说。

“是……是老的。”东郭先生颤抖着说。

“那你问它去！它自然会回答你的。”中山狼瞪着双眼，龇着獠牙，威逼着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无可奈何，只得慢腾腾地挪动脚步，走到老杏树跟前，对着它拱手弯腰作了两个揖，哀伤地泣诉道：

“老树啊老树，求您救救我！那中山狼被赵卿一箭射中，被追赶得有地皮没躲处，急切里是我用书囊救了它一命。它如今出得囊来，倒要吃我充饥。老树呀，您说，世上有这样负心的么？老树啊，您给评个公道，它到底是该吃我呢，还是不该吃我？”

东郭先生说着说着，便把头倚在树干上，用手拍着树身，摇头顿足，自言自语：“唉，我好痴呀！只管把这无知的老树当人来呼救，有什么用呢！”他叹了一口气，又痴痴呆呆地说，“老树呀老树，您要是救得我一命，那真是铁树开花，我一定把您传遍天下！”

东郭先生头倚着树干，想入非非，自言自语。忽然听得树中瓮声瓮气地说：

“傻老头，该吃你！该吃你！你救了一条狼，它反过来要吃你，这算得了什么？你可知道我的遭遇么？”老树说到这，似乎心头酸酸的，从疙瘩眼里挤出了两滴眼泪，又如诉如泣地说，“想我老杏，那老园丁当年种下我时，只不过费了他一个核儿。我一年开花，二年结果，三年长得一把粗，十年便长成了合抱粗的大树，到如今已有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来，老园丁和他的妻子儿女、奴仆佣人，以及来往宾客，都是我供着杏果儿给他们吃。他们自己吃不完，还时常把我的果儿拿到集市上去换钱。你说，我对老园丁一家，恩德也不小吧？可如今我老了，不能结果子了，老园丁顿时翻脸作色，怒冲冲地伐去我的枝条，砍掉我的枝叶，昨天又把我卖

给了木匠。听说过两天木匠就要来锯我了！”

老杏树说到这，喉咙哽咽，泣不成声。它停下来稳了稳情绪，然后又愤愤地说：“你说，像我这样对老园丁一家有恩三十年，他尚且对我这等负心！你对狼的那一点点恩德又算得了什么呢？该吃你！该吃你！”老杏树说完，便闭上眼睛，不再理东郭先生了。

东郭先生先是惊得目瞪口呆，愣了半天神儿。听完老杏的话，他又气又恨，半天说不出话来。

“听到了吧？傻老头！它说我该吃你！”中山狼得意地说着，便又张开血红的大口朝东郭先生扑来。

“哎呀，你性急什么？”东郭先生慌忙闪到老树背后，伸过头来说，“刚才不是说好要问三老么？如今才问得一老，你怎么便急着吃我！”

中山狼咽了咽口水，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就让你再问两老，看你能跑到哪儿去！快去，我饿得不耐烦了！”

他们又走了一程，看见一头老黄牛弯着腿趴在地上晒着那快要落山的太阳。中山狼迫不及待地说：

“傻老头，前面有一头老牛，你快去问它！”

东郭先生带着哭腔，悲悲切切地说：“哎哟哟，我刚才被那万刀砍千斧斫的愚树顽木，差点儿丢了一条老命。这牛是披毛戴角的禽兽，它又懂得什么道理？”

中山狼恶狠狠地吼道：“你管它懂不懂道理，你只管问去！你要再啰嗦，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东郭先生只得拖着沉重的双腿，挪到老牛跟前，对它作了个揖，哭诉道：

“老牛啊老牛，这中山狼被赵卿射中，是我救了它一命，它如今反要吃我。牛大哥啊，您给评个理，它究竟是该吃我，还是不该吃我？”

老牛把眼睛闭着，眼角上还沾着两颗豆子大的黄眼屎，听了东郭先生的话，它懒洋洋地睁了睁眼皮，摇了两下尾巴，声音低沉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似的。可跟我比起来，你那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老牛把头抬了抬，开始诉说自己的经历，“想当初我还是牛犊的时候，体格健壮，力大无穷，我的主人把我爱惜得要命。他出门做买卖，是我驾车；他耕田种地，是我拉犁。他家的穿衣吃饭，儿女婚姻，公私赋税等等，哪一样不是出在我身上？那时节，他也真把我当成自己的亲手足一样待。可是，”老牛说到这，不禁心酸起来，眼泪漉漉地往下流，“他如今见我又老又病，便将我赶出家门，拴在这旷野荒郊，让我受寒受冻，忍饥挨饿。几天下来，我已经皮枯毛疏，只剩下这把皮包骨了！你说我苦不苦？昨日还听得那老农和他妻子算计我说，‘那老牛身上

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它的肉可以割下来做肉干儿吃，皮可以剥下来做革制品，骨和角还可以打磨成器具用。’那老农就叫他儿子磨快了刀，明日就要来宰我。我好心酸啊！”老牛抽泣起来，喉咙哽住了。顿了顿，他又抬起头，对着东郭先生喷了一个响鼻，怒气冲冲地说，“你说，我对老农有这么大的功劳，他还要加害于我。你对狼能有多大恩德？它怎么不该吃你？该吃你！该吃你！”老牛愤愤不平，气嘟嘟的。

东郭先生气得嘴都歪了，捶胸顿足地直叹气：“唉！我今天怎么这样晦气？遇着一根木头，一头病牛，都是被人抛弃的倒霉鬼！看来我今天必死无疑了！”

“嗨，老呆子，你现在该甘心了吧。快乖乖地让给我吃！”中山狼说着，又穷凶极恶地扑了过来。

东郭先生赶紧蹲下，躲过飞扑过来的恶狼，争辩着说：“你……你怎么又忘了？三老还只问过了两老。且等我再问一个老的，他要是也说你该吃我，我就伸开手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给你吃。”

“哼！我就再让你问一个老的，到那时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中山狼阴阳怪气地狞笑着，“凭着我一片好心，老天也要赏给我一顿肉吃！”

中山狼说完，又昂着头顺着官道大路往前走去。东郭先生这时已吓得全身骨头都软了，上下牙齿直“得得”地打架。他惊恐地想：“要是再遇上一个倒霉鬼，我可就完了！”

东郭先生这么想着，脚又不由自主地往前蹭去，边走边凄切地呼叫道：

“老天爷呀，叫谁来救我东郭先生一条老命吧！”

五、幸遇老农，智杀忘恩兽

他们顺着山路又往前走了一程，拐过一道弯，便进入了一个小峡谷。峡谷下面有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再一细看，前面不远处的溪水上还有一座小木桥。

“有桥必有人！”东郭先生暗喜道。他循着木桥望过去，见桥那面树丛里，果然隐隐约约有一座茅草盖的房子，房子前后围着的竹篱也依稀可见。

“好了，我有救了！”东郭先生失声叫道。

“哼，你高兴什么？看谁救得了你！”中山狼回过头来凶狠地说。

东郭先生一下子来了劲儿，他不再怕狼了，牵着毛驴三步两步走到了狼的前面，想走过桥去投奔那一户人家。突然他眼睛一亮，前面不远处，一个扛着锄头的老农不正从山路上走过来了么？

东郭先生欣喜若狂，发疯似地跑过去，跪倒在老农脚下，鸡啄米似地连连叩

着头，全身颤抖着忙不迭地说：

“老丈救我！老丈救我！”

老农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他定了定神，看了看眼前这位惊恐万状的老先生和他后面那条穷凶极恶的老狼，心中早已明白了三分。其实他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而是从官场上引退下来，躲到这远离尘世风波的深山峡谷里隐居逍遥的。刚才，他一个人去山坡上的菜地里松了一下土，扛着锄头悠哉游哉地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哼着小调，陶醉在逍遥自在的隐居乐趣之中。他正要从山路上下坡回家时，猛然间碰上了眼前这个惊慌失措的老头。

听着东郭先生的话，老农慢慢放下肩上的锄头，故作惊讶地问：

“老先生，怎么回事呀？”

东郭先生稳了稳“蹦蹦”乱跳的心，悔恨交加地说：“唉！都只怪我糊涂！我在这山路上赶路，要到中山去求取功名。不想遇着赵简子在山上打猎，这中山狼被赵卿一箭射伤，它拖着箭伤，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急忙中看见我在路上，便跑过来苦苦求我救它一命。我想我乃墨子之徒，信奉的就是无所不爱，便一时糊涂，动了恻隐之心、怜悯之情，听信了它的花言巧语，把它装进我的书囊里，救了它一命。放它出来后，我又帮它拔出箭头，敷上药粉，医好了它的箭伤。没想到它真的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翻过脸来说肚子饿了，要以我充饥。随便我怎样苦苦求它，它就是不肯饶过我。我急忙里想出一条缓兵之计，跟它讲好：先问三个老者，看他们说该不该吃我。谁知半天遇不到一个老人，这孽畜又急得慌，便叫我去问一株老杏树。那朽木疙瘩被园丁抛弃，受了一肚子委屈，便发泄在我身上，说该吃我！过后又问了一头老昏了头的老牛，那畜牲也是被它的主人抛在野外要宰杀的，便把满腹的牢骚朝我发，也说该吃我！我两次三番被这负心的禽兽抓扑，险些儿送了性命。如今幸好遇着老丈，这是我命中注定不该死了！老丈，您就是我的大救星，请您说句公道话，救我一命吧！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

老农听完东郭先生的话，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救了中山狼一命，它反过来要吃你。这当然是狼的不对了，它怎么可以吃你这救命恩人呢？……”

“就是，就是！”东郭先生连声附和。

“不过，”老农接着说，“你怎么可以去救一条狼呢？你这么大年纪了，难道不知道狼的本性么？它负了伤，不能去捕食，肚子又饿得慌，它不吃你这样的书呆子，叫它吃谁去？”

“老丈说得有理！老丈说得有理！”中山狼见老丈帮着自己说话，更加志满意得，眉飞色舞，他摇着尾巴凑到老丈跟前，进谗说：

“老丈，您不要听信这老呆子的一面之言，他刚才的说全是假的！真相是：他当时见我受了伤，便用绳子将我四条腿紧紧缚住，使劲将我塞进他那个小小的布囊里。我蜷曲着身子，头和屁股都要挤在一块了，受了好半天的活罪。他又将布囊口子系得紧紧的，想憋死我。他还对赵简子说了我许多的坏话，要帮着赵卿杀死我！您说，他哪是真心救我？他只不过想把我骗进他的书囊中，瞒过了赵卿，然后便谋害我，自己一个人独得其利！象他这种狠毒、贪心的老家伙，老丈您说，是该吃还是不该吃？”

老农一边听，一边捋着胡须沉吟着。听中山狼说完，他故意板着脸对东郭先生说：

“老先生，我刚才说你不该救狼。如今听中山狼这样说来，你就更不对了。”

“哎呀老丈，我误救中山狼，固然是我一时糊涂，可如今您怎么也糊涂了？我为了救它，担着好大的风险，吓得我心惊肉跳的。只是急切里没处藏它，才不得已让它钻进我的书囊里……”东郭先生没想到老农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慌忙辩解着。

“老丈不要信他！我被他缚在囊儿里，好受苦哩！”中山狼装出一脸委屈的样子，试图博取老农的同情。

东郭先生与中山狼你一言，我一语，互相争辩着，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老农哪有心思听他们争辩，他在故意拖延时间，寻思一条杀死这只恶狼的万全之计。他知道，光凭自己与东郭先生两个老人的力量，要打死这只恶狼是很危险的，说不定狼没打死，反而还要葬身狼腹。“不行，得想个安全的法子。”老农想。他眯缝着眼睛，紧皱着眉头。忽然他从中山狼的话中得到启示，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使劲将锄头在地上顿了两顿，佯做厌烦地说：

“好啦好啦！你们两个都别说了！依我看来，你们两个说的都难凭信，再争再吵也分不出谁是谁非。我有个主意，”他对着中山狼，“中山狼，你不是说他把你缚在囊中，你好受苦么？如今依旧委屈你一下，把你再装进他布囊中，把你那受苦样儿让我亲眼看一看。要是真个受苦呀，”他转身向东郭先生，“老先生，我也救你不得了，你就乖乖让它吃了吧。”

东郭先生不明老丈之意，气急败坏地说：“这是什么话！哪有像你这样评理的！它身子那么大，我这囊儿又小，怎能不……”

“老丈，您这办法好，就这么办吧。”中山狼高兴地抢过话头，一个劲儿催促说，“老丈，我被他折腾了大半天，肚皮实在饿得不行了，您让他快快动手吧。”

老农朝东郭先生努了努眼睛，示意他动手。可东郭先生还是没有领会到老农的意思，他嘟着嘴，很不情愿。经老农再三催促，他才慢腾腾地倒出囊中的书，张

开口袋。中山狼赶忙蜷紧身子，缩住脑袋，先将后身往里钻。东郭先生也帮着使了一番劲，才把中山狼的大半身又给套进去了。只剩下脑袋在外面时，中山狼特意慎重地嘱咐老农说：

“老丈，我是一定要吃那老呆子的，我已饿得慌了，您可不要又让我憋久了。”说完便将脑袋缩了进去。

老农赶紧从地下捡起绳子，将布袋口严严实实地系住，提起来顿了两顿。这时听得中山狼在布袋里闷声闷气地问道：

“老丈，您看我这个样儿是苦还是不苦？”

老农丢下袋子，顺手拿起脚下的锄头，朝着布袋口使劲砸了一锄头，愤怒地说：

“中山狼，你如今又知道苦了么？嘿嘿，你的苦还在后头呢！”

中山狼在布袋里痛得嗷嗷直叫，它知道自己上了当，急忙在里面乱滚乱蹬，拼命挣扎。

老农见状，赶紧小声问东郭先生道：“老先生，你身上带得有佩刀么？”

东郭先生惶惑不解，睁着两只大眼问道：“老丈，您要佩刀干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慢腾腾地解下腰间的一把小佩刀。

老农朝东郭先生努了努嘴，示意他赶快下手杀死这条负心的恶狼。可东郭先生睁着两只疑惑的大眼睛，怔怔地站着，不知所措。急得老农大着嗓门吼道：

“你这时还不下手宰掉这个畜牲，还等什么时候？！”

“让我杀死它？”东郭先生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老农的用意。可他吓得两腿发抖，拿刀的手也哆嗦着，吞吞吐吐地说，“这……这……我可下不了手！老丈，虽然是他对我负心，可我却从来也没有杀死过一条生命。我……我下不了这个手。”

“唉，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不杀它，它可要吃你呀！”老农气得拍胸脯。

中山狼在布袋听得清清楚楚，忙大叫着说：“老先生，我不吃你了，你行行好，放我一条生路吧。”

东郭先生又动了怜悯之心，对老农说：“老丈，你听，它说不吃我了。就算刚才是我晦气，这中山狼，您就放了它吧。”

“哈哈！你呀你，真是糊涂到家了！你刚才听信了它的谎言，险些丢了自己一条老命；现在你又要听信它的谎言，再放它出来吃你么？这样忘恩负义的禽兽，你还要相信它的话么？你真是一个仁慈的好心人！”老农冷笑一声，“哼！只可惜你把这种仁慈的好心肠用在一条凶恶成性、忘恩负义的禽兽身上，可就变成了个人兽不分、善恶不明的大蠢人啦！”

老农说着，不等东郭先生动手，便又举起锄头，使劲朝布袋里正在挣扎的恶狼一阵猛砸，砸得中山狼一声比一声凄厉地尖叫。随着布袋口一股股殷红的血液渗出，中山狼的尖叫声逐渐变成了无力的呻吟。可老农还是不放手，一边砸一边恨恨地说：“砸死你这负恩的禽兽！砸死这负恩的禽兽！”

东郭先生在一边看着，心中觉得惨不忍睹，不能再往下看，便赶紧用袖子捂住眼睛，掉过头去。听着中山狼连哼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了，他赶忙上前劝阻老农说：

“老丈，那世上负恩的多得很，又何止这一条中山狼呢？您就放过它吧。”

老农眼看着中山狼不能动弹了，这才停住手，接过东郭先生的话，深有感触地说：

“是呀！先生这话算说对了，那世上忘恩负义的东西确实很多啊！那辜负国君的，受用了朝廷的大俸大禄，却尸位素餐，一点事儿也不干，还要使出那奸邪贪狠、巧言媚上的手段，祸国殃民，把个铁桶般牢固的江山，败坏得不可收拾。那辜负父母的，受了爹娘的抚养之恩，不思报答，以为爹娘没受过半点苦头，就把他们养大了；有的甚至为了自己能飞黄腾达，不惜拆骨还父、割肉还母，断绝亲子关系；自己大富大贵了，反而说父母多亏了他的抬举。他们也不想：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那辜负老师的，自己出了名，便摆出一副大模大样、盛气凌人的架子，把过去的老师当作陌生的路人相看；不想想自己过去刚上学时，老师一字一句教他识字读书，费了老师多少心血呀！那辜负朋友的，过去自己贫穷时，受过朋友多少接济帮助，又多亏朋友的提携奖掖，才得以混出个人样，当时的关系，真可谓如胶似漆，誓同生死；可一旦朋友开始败落，他便落井下石，马上又去趋附新的更有势力的权贵。那辜负亲戚的，过去自己未发迹时，靠着亲戚吃，靠着亲戚穿，靠着亲戚资助扶持；可他翅膀刚一硬，便翻脸不认人，转眼之间便绝情绝义；他又惟恐自己穷了，人家富了，平白无故地妒嫉人家，暗地里算计人家……你看，世上这种种忘恩负义的人，不个个都与这中山狼一模一样么？”

老农越说越气愤，他见布袋里的中山狼还在微微呻吟抽搐，干脆撕开布袋，露出血迹斑斑的恶狼。那狼睁着蓝色的双眼，望着东郭先生，气息奄奄地说：

“我……我没把你……你这蠢老头子……吃掉，真……真是太……太可惜啦！”

东郭先生顿时气得脸色通红，悔恨交加地说：“你……你真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呀！我……我真是太蠢了，竟对你这种凶恶成性的禽兽施起爱心来！我……我……”

东郭先生气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他看了看手里的佩刀，使足全身气力向中山

狼的脖子刺去。望着眼珠翻白的中山狼，他咬牙切齿地骂道：

“孽畜，如今你还想吃什么？”

东郭先生杀死了中山狼，解了心头之恨，才站起来对旁边的老农说：“多谢老丈救命之恩！”

老农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先生今后要记住了，对这种本性凶恶的畜牲，是不能讲仁慈的！”

剧作者小传

康海字德涵，号对山、汧东渔父，陕西武功人。生于 1475 年，卒于 1540 年。弘治十五年（1502 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宦官刘瑾被杀后，海坐刘党，落职为民。为明代“前七子”之一。作有杂剧《中山狼》、散曲集《汧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等。

戏剧原文

正名 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
杖藜老子智杀负心兽

第一折

〔孤扮赵简子引祗从上〕则俺晋国正卿赵鞅的是也。这一个是俺御车的王良，这一个是俺幸臣劈奚。则今时遇秋天气候，俺带着虞人们，牵了犬，臂了鹰，架乌号之弓，挟肃慎之矢，到中山地面打猎一回咱。〔狼上〕俺中山狼是也。有那赵卿打围到此，教俺何处躲者？则索舍着命走也！〔赵〕兀那前边有个狼来也。俺放箭咱！〔狼中箭走科〕〔赵〕呀！您看波，俺一发饮羽，那狼可叫的一声走了也。快赶上者！〔下〕〔末骑驴负囊上〕自家墨者东郭先生的是也。俺墨者之道，度身而衣，量腹而食，生不歌，死无服，以薄为其道。却是无所不爱。便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也为之。大都道俺是无父的，却不知俺物我混同，这才是个兼爱的道理。俺今日要往中山去进取功名，恰早收拾了书囊，便索走一遭去也。

【仙吕·点绛唇】奔走天涯，脚跟消乏青驴跨。回首年华，打算来都虚话。

【混江龙】堪笑他谋王图霸，那些个飘零四海便为家。万言书随身衣食，三寸舌本分生涯。谁弱谁强排蚁阵，争甜争苦闹蜂衙。但逢着称孤道寡，尽教他弄鬼抟沙。那里肯同群鸟兽，说什么吾岂瓠瓜。有几个东的就，西的凑，千欢万喜；有几个朝的奔，暮的走，短叹长呀。命穷时镇日价河头卖水，运来时一朝的锦上添花。您便是守寒酸枉饿杀断筒走枯鱼，俺只待向西风恰消受长途敲瘦马。些儿撑达，恁地波喳！

呀，兀的又是暮秋时候也！

【油葫芦】古道垂杨噪晚鸦。看夕阳恰西下，呀呀寒雁的落平沙。黄埃卷地悲

风刮，阴云遍野荒烟抹。只见的连天衰草岸，那里有林外野人家？秋山一带堪描画。搵不住俺清泪洒袍花。

俺骑着这驴儿，独自行走，好不凄凉也！

【天下乐】策蹇冲寒到海涯。好教俺嗟也么呀！两鬓华。常言的出外不如家。既没个伙伴们共温存，更少个僮仆儿相衬搭。俺不觉的颤钦钦心头怕。

早来到中山地面也。呀！为甚的尘埃滚地，金鼓连天，敢是那里交兵厮杀来？

【那吒令】只见那忽腾腾的进发，似风驰电刮；急嚷嚷的闹喳，似雷轰炮打；扑刺刺的喊杀，似天崩地塌。须不是斗昆仑触着天柱折，那里是战蚩尤摆列着轩辕法。却怎的走石飞沙？

呀！你看纷纷车马，对对旌旗，飞鹰走狗，千群万队，敢是谁打围到此也？

【鹊踏枝】车和骑，闹喧哗；鹰和犬，猛擒拿。赶翻了窟兔山狐，惊起些野雉昏鸦。看一鞭儿追风骏马，敢踏碎几缕残霞。

俺且控住这驴儿，慢慢的走者。

【寄生草】明晃晃戈矛亚，乱纷纷旌旆加。雄纠纠斜控龙媒跨，滴溜溜谩挟金丸诧，厮琅琅齐把乌号架。他闹茸茸前合后偃射雕坡，俺怯生生停鞭立马长杨下。

〔狼上〕俺被赵卿所射，一发饮羽。只索带着箭，负痛走也。天那，却教谁人救俺咱！〔末〕兀那里走的一个狼来也！哎哟，唬杀我也！

【么】谁道俺的残生命，又撞着这狼夜叉。俺战兢兢遍体寒毛乍，呆邓邓两眼乌珠咤，漫悠悠一缕魂灵詈。来到这没爹娘的田地一身孤，多应是瘦伶仃的骸骨送在馋喉下。

〔狼〕恰好遇着先生也！有那赵卿打围到此，俺被他射着，带箭走了。先生可怜见，救俺一命咱！〔末〕您好不识闲忙也！俺待进取功名，急忙里要赶程途，怎管得您这闲事来！

【醉中天】俺心儿里多惊怕，口儿里闲嗟牙。俺待向落日疏林看晚霞，驴背上偏潇洒！着什么紧横枝儿救拔。俺只怕热肝肠翻成冷话，那里管野草闲花！

您快走，俺救不得您咱！〔狼〕先生，恁的把俺拒厄呵！昔日有个隋侯救蛇，后来衔珠为报。蛇尚如此，俺狼比着蛇更有灵性哩！今日事急了，愿早救俺残喘！先生的大恩，不敢有忘。俺做隋侯之珠，来报您先生咱！〔末〕噤声！俺若救您以犯赵卿，祸事不知怎的，那敢望您报来！

【金盏儿】谁和您吊闲牙！唬得俺早酥麻。他将军八面威风大，马前势剑染霜花。

没来由怎当耍，干惹下祸根芽。您道是隋侯将珠报答，谁敢向太岁把土来爬？

〔狼〕先生可怜见！不争俺死不打紧，枉了您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不干赵卿的事。先生，是您不救咱！死于九泉之下，俺不怨赵卿，则怨着您！〔末〕俺待不救您来；可不道墨者之道，兼爱为本。这却是如何？罢了，那里不是积福处，俺便当救活您。只索出俺图书，把个空囊，藏您在里面罢。〔狼〕先生恩德非浅！〔出书囊装科〕〔三次科〕

【一半儿】恰撞着胡缠厮进这冤家。想着俺受怕担惊为甚咱？则这藏头露尾真没法！怎生把囊儿括，俺将他一半儿遮藏一半儿撒。

您看人马渐渐的近将来，似此怎生是好？〔狼〕先生，事急了，快些救俺则个！〔末〕您身儿多大，俺囊儿小，藏你不得！〔狼〕俺只索蜷了四足，先生把绳子紧紧的缚住。曲了脊，掩了胡头儿，连着尾巴子缩做了些娘大的一块子儿，却把俺装在囊儿里。先生，你是必用心儿者！〔绳缚科〕〔装入囊科〕〔末〕

【后庭花】缩的头，蜷的胯。曲着脊，闭着牙。说什么前跋胡，后蹇尾；恁般的腰似猢，背如虾。俺只怕惊鸳打鸭，恰闪煞俺战笃速力难加。

如今却好了也！且缚了囊口，肩上这驴背，把驴儿拴在路旁树上，待赵人过去。狼呵，救的您休欢喜，救不的您休烦恼者！

【赚煞】心慌脚怎移，胆小魂先怕。这蹇驴儿把布囊搭胯。难道是狭路上相逢不下马，那其间吉凶难查。您休得哝喳，俺加些挣扎。只怕话不投机半句差。须索要言词对答。使不着虚脾奸猾。中山狼呵，则被您险些儿把俺管闲事的先生断送的眼巴巴。〔下〕

第二折

〔赵简子上〕俺赵卿的是也。那中山狼被俺一箭射着，走的来影也似没寻处。虞人们，快赶上者！兀那路旁树上拴着驴儿，有个傻厮立地。他敢晓得中山狼么？俺们向前去问他一遍咱。〔下〕〔末上〕自家东郭先生的便是。本待往中山去进取功名，恰是俺命儿里颓气，撞着这中山狼，被赵卿射着，带箭走了，抵死的要俺搭救。想起俺墨者以兼爱为本，只得把书囊儿藏着，背上这驴儿。俺且在这枯杨之下歇息咱。他来若问俺时，索打点的话儿对付他也。中山狼呵，则被您闪杀了人也！

【正宫·端正好】恰遇这暮秋天，来到的荒效外。热心儿揽祸招灾。无端小鹿心头揣，一会家可便难宁耐。

【滚绣球】看疏疏柳叶飘，听嘹嘹雁影排。最凄凉暮云残霭，只见他万马儿滚地飞来。闹喳喳乱打歪，忽刺刺齐喝采。这威风天来多大，早则有几分儿骨软魂挨。则索是舒腰展脚迎头拜，乱掩胡遮步懒抬，怕的他快眼疑猜。

〔赵上〕兀那汉子！您在这树下歇息，可曾见那中山狼去来？〔末〕

【倘秀才】叹鲫生孤身一介，骑瘦马空囊四海，可又早十谒朱门九不开。受过了十年窗下苦，只道是千里故人来。那管您狼奔鼠骇！

〔赵〕看您这厮，一谜里胡言！俺打围到此，那中山狼当道，人立而啼，被俺开的弓，拈的箭，飐的一声，应弦饮羽，失声走了。您在路旁，怎生不见他去来？您看俺剑者！〔拔剑砍车轱

科〕东西南北，兀谁的隐讳了狼的去向，把这车轱儿做个赛例者！〔末〕

【叨叨令】只见他笑溶溶的脸儿都变做赤留血律的色，提着那明晃晃的剑儿怕不是卒溜急刺的快。把一个骨碌碌的车儿止不住匹丢扑答的拍，却教俺战笃笃的魂儿早不觉滴羞跌屑的骇。兀的不闪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闪杀人也么哥！您便是古都都的嘴儿使不着乞留兀良的赖。

告君侯，暂罢雷霆之怒，听俺慢慢的说一遍咱！俺在灯窗下，读成满腹诗书；奔走四方，进取功名。来到这个三叉路口，不知那条路往中山去，因此就在这枯杨直下，歇息一回，等个来往的人问路。咱自己迷了路，尚然不知，怎生与您指迷引导来？

【倘秀才】俺走天涯磨穿铁鞋，哭穷途西风泪洒，讨的个一事无成两鬓衰。他乡何处是，迷路问谁来？那狼呵知恁的浮萍大海？

俺闻的古人说：大道以多歧亡羊。想起来羊乃至驯之畜，一个小厮儿，便可制伏，尚且途路多岐，走的来没寻处。这狼怎比羊的驯扰。况这中山的歧路恁多，那一处不走的狼去？却在这官塘大路里寻觅，这不似缘木求鱼，守株待兔么？

【滚绣球】叹歧路，可亡羊。这中山狼何在？您看波，满目的寒烟一带，都是些曲径巉崖。密丛丛深树林，白茫茫遍草莱，少什么山精木客，几多儿雾锁云埋。似恁的却缘林木求鱼至，自守枯株待兔来。倒只管奚落吾侪！

〔赵〕兀那汉子，您还不知：这狼将远逐食，必先把身儿倒立以卜所向何方。千禽万兽，自然蹲聚。似恁般，俺们出猎，最喜得的是这狼哩！〔末〕恁的说来，这田猎是虞人的职掌。如今不见了中山狼，怎的不去问他个根由，俺行路人何罪也？

【呆骨朵】田禽自有个皮冠在，这根由也索明白。为什么乱讲胡猜？却向咱村沙恶赖！俺待做红尘外逍遥客，却惹下白地里冤缠债。劝您个莽英雄莫苦求，枉把俺陌路人厮禁害。

〔赵按剑科〕您看俺这口剑，吹毛也似快的，您敢试着他么？那中山狼分明是您藏下，却恁的巧言令色，胡乱支吾。下次小的们，把那驴背上囊儿，打开看看！若搜出来呵，到底不饶了您哩！〔末〕这是俺的书囊。那狼可是活的，囊儿里怎的不动一动？他是有头有尾有四足的，似这般小小的囊儿，甚法儿藏着？打开看也打什么不紧，只可惜颠倒了俺的书，枉费了这手脚也！

【滚绣球】您道是三尺剑吹毛快，把俺这天灵盖险劈开。非是俺巧言令色，索与您数黑论白。这囊呵，有图书数卷收，只青毡一片来。谁曾见这锦囊诗袋，却遮藏的虎党狐侪？只您这眉前眼后谁瞒过，道不的露尾藏头怎撒乖，没处安排。

〔赵〕您恁般的花言巧语，兀谁信您者！却不道狼乃至猛之兽，您为甚的恁般与他隐讳来？〔末〕俺虽愚蠢，岂不知这狼的行径。他性极贪狠，助豺为虐。您若能除了这害，俺便当效微劳相助，怎的倒隐讳他踪迹也呵！

【倘秀才】您休恁的大惊小怪，俺世不曾风魔九伯。这狼呵，他露爪张牙惯助的豺。今日里亡猿殃及木，谁待肯养虎自贻灾。好教俺拔刀变色。

〔赵〕下次小的们！不消打开囊看了。那厮既不晓得中山狼，则便放他自去者。〔末〕多谢

了您，俺索牵了驴儿走也。

【煞尾】休道他停车坐对枫林外，俺只索匹马萧条古道挨。拂面黄尘遍紫陌，胆颤心慌路越迈。动地惊天势儿大，七魄三魂陡的骇。只道贵人喜迎待，恰遇丧门命穷败。狭路相逢怎布摆，也是前生欠冤债。比你你风送长江走的快，把俺第一个程头早误了采。〔下〕

〔赵〕兀那傻屌去了。既没有中山狼，俺们索回去者。

第三折

〔末上〕俺东郭先生，好惭愧也！把这书囊藏着中山狼，险些儿被赵卿看出破绽来。好惭愧也！俺不敢久停久住，鞭着驴儿快走者。您看这古怪的畜生么，偏是今日百般的鞭打不肯走。好慌杀俺也！驴儿，俺把你这鞦金鞍、嚼玉勒、披绣鞵、挂红缨的龙驹骏骑央及，您快些儿挪一步咱！

【越调·斗鹌鹑】乱纷纷叶满空山，淡氤氲烟迷野渡；渺茫茫白草黄榆，静萧萧枯藤老树；昏惨惨远岫残霞，疏刺刺寒汀暮雨。骑着这骨棱棱瘦骖驔，走着这远迢迢屈曲路。冷凄凄只影孤形，急穰穰千辛万苦。

您看羽旄之影渐没，车马之音不闻。那赵卿敢去的远了。不知这中山狼在囊里是如何的，怎的不动一动？不是箭射伤死了？那多敢是囊儿里一时的闷杀来？怎的再不则声咱？〔看囊科〕〔狼〕先生留意者！想那赵卿去的远了。俺在囊中紧紧的缚得好不苦也！俺臂上的流矢，煞是痛哩。先生，快解开囊来放俺者！〔末〕

【紫花儿序】霎时间车尘儿隐隐，马足儿腾腾，旂影儿疏疏。依旧是清秋远树，旷野平芜。〔狼〕先生，快些儿放的俺出来罢！好不耐烦也。〔末〕徐徐！把似您划地的心慌，怎待这半日余。险些儿早狗烹豕，做不得脱颖囊锥，尚兀是曳尾泥涂。

俺打开囊儿，与您解了这缚，拔了这箭，您好不自在哩！〔开囊解缚拔箭科〕

【金蕉叶】只见他头和尾蛇盘猬缩，着箭处淋漓血污，止不住连声叫苦。俺和您疾忙救取。

〔狼出囊科〕惭愧也！险些儿俺的性命被赵卿断送了。先生，谢得您救俺也！只俺有句不知高下的话儿敢说么？〔末〕有甚话？说来！〔狼〕俺被赵卿赶来，走的路途遥远。这囊儿里又受了一日的苦。虽则是先生救活俺的性命，只是肚儿里饿的慌。倘然饿死在路上，却被乌鹊啄，蝼蚁攒呵，不如送与赵卿拿去，倒也死的干净。先生可怜见，权把您来充饥罢！〔狼扑科〕〔末躲驴后科〕呀呀呀！兀的不唬杀俺也。

【小桃红】唬的俺浑身冷汗湿模糊，把不定头梢竖。遍体皮肤似钩住。这命须臾，也是年该月值前生注。来到这山溪野路，只见些愁云惨雾，则谁是俺护身符？

俺把书囊救您，险被赵卿看破，把俺性命，几乎送在一剑之下。担惊受怕，救得您时，怎的倒要吃俺？天下有这般负心的么！

【天净沙】俺为您拚了身躯，俺为您受了忧虞。刚把您残生救取，早把俺十分饱觑，这瘦形骸打点充铺！

〔狼〕先生，您是墨者。俺闻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何惜您一身，却不救了俺的性命咱。

〔末〕

【调笑令】您馋眼脑，天生毒，狠辣的心肠和那胆底儿虚。才得个皮毛抖擻，便把恩来负。也是俺两眼儿无珠，谁引得狼来屋里居。今日里懊悔何如！

〔狼〕您缚俺在囊里，受的苦来不耐烦。您是甚好意？您向赵卿说俺恁的不好，要助他所算了俺。怎的不该吃您么？〔末〕

【秃厮儿】好教俺闷腾腾心头气盪。忿嗔嗔手拍胸脯。俺担惊受怕的撩虎须，救得您泼贱躯几乎！

〔狼〕不要闲讲，俺肚儿里饿得来慌了，快些儿与俺权作充饥者！〔狼扑科〕〔末躲科〕

【圣药王】您吻儿鼓，爪儿露，这是蛇衔径寸的报恩珠。俺怎对付，好凄楚，手忙脚乱紧支吾，不住的把天呼！

天那！是俺自己的不是也。

【麻郎儿】也是俺寻差道路，撞着恁饿虎妖狐。唬的来后褪前趋，紧靠着瘦驴儿遮护。

【么】起初不如冷觑，索性做个陌路区区。似这般衔冤负屈，头直上青天鉴取。

〔狼扑科〕〔末躲科〕〔狼〕随您那里去，决然躲不过。俺不吃您，也决不干休。〔末〕您好负俺也！您好负俺也！这如何是好？怎得人来救俺也。罢罢罢！俺救了您，到要吃俺，世上有这奇事么？常言道：“若要好，问三老。”俺与您去寻着三个老的问他，道是该吃俺也不该吃。他若道是该吃呵，俺便死也是甘心哩！〔狼〕恁的也说得是也。〔同行科〕〔狼〕您看俺的造物，头里走的来这多时，再没个人儿撞着者。俺肚里又饿得慌，口儿里馋涎，早汨都都的淋下也。呀！好了好了！您看那里不是一株老树，快问他来！〔末〕这是一株老树，僵立在路旁。俺想草木乃无知之物，怎生问他来？〔狼〕您不要管，只顾问他，他定然回答您者。〔末揖树科〕老树老树！兀那中山狼被赵卿一箭射着，追赶的有地皮没躲处，是俺把书囊救了他。如今出得囊来，倒要把俺吃，世上有这样负心的？老树呵！您道是可该吃不该吃么？

【东原乐】这是沟中断，爨下余，怎便做千年的灵椿觑。哎，俺好痴也！把草木无知不住的呼。只索自暗付。老树老树，您若救得俺呵，再重生，真是花开铁树。

〔树上〕俺老杏是也。想那老圃当时种下俺，不过费得他一个核儿。一年开花，二年结果，三年拱把，十年合抱。到今三十年来，老圃和那妻子儿女，走使奴仆，往来宾客，都是俺供养。他常时又摘俺的果儿，往街市里去觅些利息。似俺这般有恩与老圃的，如今见俺老来不能结实，老圃划地里发怒，伐去俺条枚，芟落俺枝叶，又要卖俺与匠氏。是这般负心的，您却有甚恩到这狼来？该吃您！该吃您！〔下〕〔末〕

【绵搭絮】俺道您琼林玉树，却原是朽木枯株。只好做顽桩儿系马，短橛儿拴驴。您道是结子开花，枉做了木奴。今日里断梗除根，只当是折蒲。哎，罢了罢了！都似这义负恩辜，俺索做锄麁，触槐根，一命殒。

〔狼扑科〕〔末避科〕呀！性急怎的？方才不曾说来，要问三老。只问得一老，怎便就要吃俺。〔狼〕快走些儿。好了！有一个老特在那里曝日，您去问他！〔末〕俺被那万刀砍千斧斫的蠢木顽柴，几乎丧了俺性命。这牛是披毛带角的禽兽，问他何用？〔狼〕您只管去问他。您再不问，俺便吃您了。〔末揖牛科〕老特老特！这中山狼，被赵卿所射，是俺救了他的一命，如今反要吃俺。您道可是该吃俺，不该吃俺么？

【络丝娘】您花阴处一犁绿雨，笛声中斜阳陇树，为甚峻嶒瘦骨西风暮。只见他垂头无语。

〔牛上〕俺乃老特是也。俺做牛犊子时，筋力猛健，老农最是爱惜。老农出入是俺驾车，老农耕田是俺引犁，把俺做手足一般的相看。他穿的衣，吃的食，男女婚姻，公私赋税，那一件不在俺身上资助他。如今见俺老来力弱，赶逐俺在旷野荒郊。这般的风霜寒冷，瘦骨难熬，行走不动，皮毛枯痒，您可道是不苦么？昨日听得那老农和他妻儿所算俺道：“老牛身上都是有用的，肉割来做脯吃，皮剥来好做革，骨和角又好切磋成器用。”教他孩儿要磨刀宰俺。好不苦哩！俺与老农有许多功劳，尚然有谋害，您却有甚恩到这狼来？该吃您！该吃您！〔下〕〔末〕

【拙鲁速】您道是急巴巴的荷犁锄，只剩得影岩岩的瘦身躯。今日里受的酸风苦雨，倒在颓垣败堵，尚兀待揪皮剝肉费踟蹰。哎，罢了罢了！俺好命穷也！这场儿的冤苦，向谁行来分诉？唬的俺似吴牛见月儿喘吁吁！

天那！眼见得没人来救俺也。

【尾声】这里是条条一荡官塘路，怎没个人儿北来南去？眼见得一命儿掩泉途，死的来怎能勾着坟墓。

〔狼扑科〕〔末避科〕性急怎的！俺和您有言在先，且再问第三个老的。他道是该吃，只索由您罢了。〔狼〕饿得来不耐烦了，快走些儿！凭着俺一片好心，天也与俺半碗饭吃。〔下〕

第四折

〔冲末拄杖上〕则俺杖藜老子的是也。俺逃名晦迹，在这深山里隐居，真个无是无非，每日间到那溪边林下，闲步逍遥。只今暮秋天气，景致煞是佳也。只索倚杖散步一回者。〔末同狼上〕天那！着谁人救俺东郭先生也。呀！远远望见的小桥流水，茅舍疏篱，敢是人家的村落？俺只索向前去者。

【双调·新水令】看半林黄叶暮云低，碧澄澄小桥流水，柴门无犬吠，古树有乌啼，茅舍疏篱。这是个上八洞闲天地。

呀！那林子里有个老儿，扶杖走来。求他救俺者。〔末拜科〕丈人，早些儿救俺咱！〔老〕兀

那先生，为着甚来？〔末〕这中山狼，被赵卿所射，带箭走了。他赶的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向俺求救。想起俺墨者以兼爱为道，只得把书囊救他一命。才出囊来，反要吃俺。苦苦求他，不肯相饶。俺和他说问个三老，可道是该吃不该吃。打头来遇着株老杏，那无知的朽木道是该吃俺。再来遇着个老牯，那个泼禽兽又道是该吃俺。险些断送了性命也！今来遇着丈人，这是俺命儿里该有救星。天幸得逢丈人，望赐一言，救俺则个！

【驻马听】枉煞心痴，向猛虎丛中来救你。无端负义，这鬼门关上诉凭谁？遇着顽禽蠢木总无知，道是屠牛伐树都差异。这搭儿难回避。丈人呵！俺不道救星儿恰撞你。

〔老举杖打狼科〕哎，世上有你这般负恩的！他好意儿救得你，便要吃他，那有你这没天理的畜生！你快走！迟呵，俺便杖杀你也！〔狼〕丈人不可听信他！这都是虚言。他见俺被箭射伤，把俺缚了足，蜷曲在囊中，受了多少苦楚。他又支吾赵卿，说俺恁的贪狠，延捱了这一会。他假意儿救俺，却是要囊中谋害了，自己独受其利。这般欺心的，道是该吃那不该吃？〔老〕这般说来，先生你也有些不是处。〔末〕哎哟！丈人不知。俺只因救他，险被赵卿看出破绽来，几乎送了一命。这是俺的热心儿，图他什么来？

【雁儿落】俺为他冲寒忍肚饥，俺为他胆颤心惊碎。把他来无情认有情，博得个冷气淘热气。

〔狼〕丈人莫信他。俺被他缚在囊里，好不苦也！〔老〕你两个说来都难凭信。如今依旧缚在囊中，把那受苦的模样，使俺亲见一番。若是果然受苦呵，先生你也说不得，只索与老狼吃了者。〔狼〕恁的说得有理！俺肚里饿的慌了，快些缚起来，看可是苦也那不苦么。丈人，俺定是要吃那先生的，我莫哄俺来！〔末缚科〕〔置囊中科〕〔老〕先生，你可有佩刀么？〔末〕俺带得有佩刀也。〔出刀科〕〔老〕如今怎的还不下手么？〔末〕虽然是他负俺，俺却不忍杀了他也。

【得胜令】光灿灿匕首雪花吹，软咳咳力怯手难提。俺笑他今日里真狼狈，悔从前怎噬脐？须知，跳不出丈人行牢笼计。还疑，也是俺先生的命运低。

丈人，这都是俺的晦气。那中山狼且放他去罢！〔老拍掌笑科〕这般负恩的禽兽，还不忍杀害他。虽然是你一念的仁心，却不做了个愚人么！〔末〕丈人，那世上负恩的尽多，何止这一个中山狼么！

【活美酒】休道是这贪狼反面皮，俺只怕尽世里把心亏。少什么短箭难防暗里随，把恩情翻成仇敌。只落得自伤悲。

〔老〕先生说的是。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儿事，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那负亲的，受了爹娘抚养，不能报答，只道爹娘没些挣扎，便待拆骨还父，割肉还母，才得亨通，又道爹娘亏他抬举，却不思身从何来。那负师的，大模大样，把个师傅做陌路人相看，不思做蒙童时节，教你读书识字，那师傅费他多少心来。那负朋友的，受他的周济，亏他的游扬，真是如胶似漆，刎颈之交，稍觉冷落，却便别处去趋炎赶热，把那穷交故友撇在脑后。那负亲戚的，傍他吃，靠他穿，贫穷与你资助，患难与你扶持。才竖得起脊梁，便颠翻面皮，转眼无情。却又自怕穷，忧人富，

划地的妒忌，暗里所算他。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是这中山狼么！〔末〕

【太平令】怪不得那私恩小惠，却教人便叫唱扬疾。若没有个天公算计，险些儿被么麽得意。俺只索含悲忍气。从今后见机，莫痴，呀，把这负心的中山狼做傍州例。

〔杀狼科〕业畜，这回死了，你如今还想吃俺么？把他撇在路上罢。多幸遇着丈人救俺，索谢了你去也！

〔同下〕